



几代上海人的追梦录

中国梦是什么?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近期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与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梦想。党和政府要为每个人创造、提供实现个人梦想的机会和条件,每个人也要为国家民族的发展尽到自己的一份力量,真正把个人梦想与国家民族的富强内在统一起来。

想成真了,又有新的梦想和期盼产生;一代人努力实现了他们的梦想,下一代人继续传承和编织更多更新梦想……

三代“小巷总理”

环境变了,服务群众之心不变



杨兆顺经常坐在居委会前板凳上和居民们拉家常 本报记者 楼文彪 摄

风拉油毛毡,跳进满是粪水的下水道疏堵……年轻的杨兆顺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居民的信赖。

“坐在办公室打电脑,行不通的”

从“两湾一弄”到新村住宅区紫藤苑,杨兆顺在社区管理的岗位上工作近20年。20年来,基层居委会干部的工作环境也改变了。

一台电脑;过去弄堂里伴随着摇铃声的,是“窗户、煤气关关好”的提醒声,现在再也听不见了。杨兆顺说,时代在进步,居委会也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各方面的工作量都在增长。“以前的邻里关系亲近,一户人家的娘舅来了,他一进弄堂,个个都叫他娘舅。现在独门独户了,邻里情淡化了,居民间一且闹矛盾就找居委会,要居委干部出面调解,居委干部工作压力也很大。”杨兆顺说。

不断出现的新形势、新情况考验着基层干部的智慧。2011年年初,紫藤苑小区114个楼组,推选出114位“老娘舅”,他们就像居民自治网络中的“毛细血管”一样,深入到老百姓中间,及时发现并化解邻里纠纷、家庭纠纷。“老娘舅”帮助居委干部分担了不小的调解压力,同时提供了一个缓冲,给双方一个台阶下,“自家事自家解决。”紫藤苑居委会主任王立国说。

“牢记四个字:换位思考”

和老百姓打交道的诀窍是什么?无论是“60后”紫藤苑居委会主任王立国,还是“80后”大学生居委干部申佳,都提到了四个字:换位思考。

去年8月,经过居民投票,47岁的王立国当选紫藤苑居委会主任。“老百姓为什么认她?因为她和他们建立了感情。”杨兆顺说。

她把所有的人叫到一起,讲政策、讲法律,硬生生把一桩火烧眉毛的家庭纠纷给“摺平”了。小区里有个瘫痪在床的八旬孤老,王立国照顾了他10多年,送饭、打扫卫生都亲历亲为,孤老打电话到居委会,不找别人,就找“小王”。“老娘舅”帮助居委干部分担了不小的调解压力,不怕苦不怕累;同时,她是大专生,学过新媒体技术,是优秀的新一代居委干部。”杨兆顺说。

29岁的申佳是2011年普陀区首批大学生居民区工作者。这个化工专业出身的大学生本想毕业后就近在桃浦地区找份工作,没想到桃浦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化工厂纷纷搬迁到市郊。那时,年轻人到基层锻炼是就业的一大热点,加上之前申佳就在紫藤苑居委会当过世博志愿者,所以她被安排到了紫藤苑。

这位待惯了实验室的“技术宅”突然被要求开口和居民交流,一下子有点摸不着方向,说话像蚊子叫。杨兆顺很着急,和居民打交道,靠的就是这张嘴,“这一步,你一定要跨出去!”为了耐心,一点点培养;经验,一点点积累。现在的申佳比以前更会“轧苗头”,更懂得“换位思考”的重要性。

本报记者 徐轶达 邵宁

老中青“供水人”

一家三代水厂人的“饮水梦”

因水而兴的上海,一直与水有着不解之缘;水也成了上海城市发展的一个文化脉络。从能够喝上自来水,到喝上安全优质、纯净甘甜的自来水,再到能“打开龙头就能直接饮用”,一直是一代代市民的朴实梦想,更是老、中、青几代自来水人的不懈追求。

祖父周廷芳的梦:一家人喝到自来水

19世纪70年代之前,上海城市用水主要依靠河道,由挑水夫在黄浦江、苏州河边取水后沿途吆喝挑往居民家中。因水中含有泥沙,居民需要用明矾搅拌沉淀后才能使用。直到1883年的8月,上海杨树浦诞生了中国第一家采用地表水源的自来水厂,规模为每天供水6819立方米,通过管道直接向英租界、法租界的各国侨民供水,一般普通市民、即便是杨树浦水厂周围的居民,也喝不上自来水。

对于当时的上海人来说,水厂是个热门行业,能够进自来水厂工作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1947年,当时20岁刚出头的周廷芳进入杨树浦水厂,干起了“翻池工”,尽管是个卖体力的活,但这算是水厂里的“长工”,可以一直干下去,生活有了保障,周廷芳感觉还是蛮自豪的。

然而,每天看着水厂里的自来水流入管道,自己却喝不上,周廷芳的心



周金福和周佳琪父子俩共同憧憬“饮水梦” (资料照片)

里有股说不出的滋味。1949年解放后,杨树浦水厂被政府接收实现统一经营,周廷芳看到了希望,“要是今后自己一家人能够喝上自来水,那该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啊。”但由于是建国初期,国家的基础还较薄弱,城市的发展也较为缓慢,但周廷芳喝上自来水的梦想始终不曾停歇。

父亲周金福的梦:水要优质水量要足

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让周廷芳

好的筹子调换水,一家人洗衣、做饭、洗漱等日常生活十分不便。伴随着全市给水管网的逐渐拆除,上海市中心一个个总水表,大家按人头分摊水费。轮到自己收水费时,周金福往往为居民们用多用少产生的矛盾而纠结;加上当时的水质较差,自来水中总有一丝异味,周金福对饮水的要求,已和当时众多的市民一样,不仅仅是能够喝得上,而是要喝上更优质、更量足的自来水了。

经过自己和同事的不断努力,看到水厂里从前简陋的实验室,现在一个个变成了先进专业的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细菌实验室,出厂水的水质得到大幅提升,而自己搬迁的新居

是“一户一表”,水量也不像以前“滴滴答答”的,周金福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当时,周金福与父母亲一同住在杨树浦松潘路的一条弄堂内。数十户居民用水和全市没有自来水的地区一样,要靠到附近的给水站用事先买

两代父子交警

红绿灯下见证上海城市发展



父亲任敏华(左)和儿子任之韩在路口交流业务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体体会最深。他站的长寿路武宁路口是一级岗,早7时到晚7时不能断人。路口很大,走一圈就是近200米,1小时要绕路口20多圈,3千多米。

路更宽、车更多,交通指挥更加智能。这曾是任敏华的梦想。“比我资格老的交警告诉我,以前的红绿灯要靠手去扳,开关箱就在路口的电线杆下齐腰处。有红绿灯的路口也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多。车不多的时候,交警还能在岗亭里拿本书翻翻。”

质量也在不断提升。“拿我们家来说,以前一家五口人住在长风公园附近一个1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现在我们一家三口,住的房子虽然不算大,也有上百个平方。”谈起现在,老任觉得,自己那一代人的梦想大多都已经实现了。“我们这一辈退下来了,把路口交给年轻人,他们顶上去了,他们的梦想才是最重要的。”

期待提升城市文明

任之韩执勤的长寿路武宁南路是一个不规则路口,因为地铁施工,原来的道路改道变形,车流极高的路口通行受到影响,一到高峰时段,疏导交通必须靠人工干预,工作量不小。

谈到与父辈相比,任之韩指了一下身上。“你看,10件套了,现在的执法越来越现代化和规范化,不但配上时情报板也竖起来了,但依然无法应对早晚高峰时的车流。“以前用‘人肉’指挥的土办法。现在有时红绿灯管不过来,还是要靠人工指挥,这也算是体现交警的存在价值吧。”

然希望她更美好。但当天交警后,小任还是有些失望。“城市现代化,但人的文明素质并没有完全跟上。”在小任看来,虽然近年人们的守法意识在提高,但在交通参与上还有很多不足。

初生牛犊不畏虎。任之韩刚当上交警不久,他碰上一位老伯骑着助动车越过停车线停在马路当中。“小任上前拉住车把手,请这位老伯往后退。没想到老伯一把打开小任的手,不买账。“我当时心里一下就慌了,第一次碰上不讲理的。但我强作镇定,红着脸请他后退。”

“年纪大了,退不动。”老伯硬邦邦地回答。任之韩说,那你下来,我帮你。老伯不听。“当时开始放绿灯,我把他拉到边上处理,他开始骂我,说还要投诉,吵得不可开交,一直到派出所民警来把老伯带走才算结束。”

时间长了,任之韩也有了自己的领悟:交通管理其实是一种习惯养成的管理,很多人不是存心,而是没有习惯。“对于未来,除了个人的发展之外,我的梦想是上海交通更加顺畅,市民文明素质也能跟上城市的发展。我愿做市民守法的‘磨刀石’,至少在经过我这个路口,他们可以遵守规则。”

首席记者 潘高峰

一个上海人家

“夹心层”市民圆了“安居梦”

在房价高企的背景下,城市中那些“夹心层”如何实现自己的“安居梦”?我们的故事从陆田华一家说起:以前,陆田华上下班需要在路上花费4小时;如今,一家三口住进公租房,上班、上学在20分钟搞定,美梦成真。

上班路途远路上4小时

6月28日一早,陆田华一家三口开着小车,从嘉定新城惠民家园出发,“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真的很方便!”陆田华在嘉定英姿进修学院当老师,妻子在嘉定新城内开一家小店做点生意,4岁的小女儿就近在一家幼儿园上学,“一路上先送女儿进幼儿园,再送老婆上班,然后去自己单位,总共加起来也不过十几二十分钟。”

但住进惠民家园公租房之前,陆田华一家的生活可没有这么方便。2010年底,作为嘉定区引进的人才,从小生长在市区的陆田华选择到郊区当老师,但他们的房子在普陀区白玉路附近,“每天上下班实在太累了,一大早起床,开车去嘉定,一路堵,市区道路堵,一般的公路和高速公路都堵,我试了好多条线路,事实证明每天上下班我花在路上的时间要4小时。”

女儿太小,妻子一个人带孩子的话实在太累,陆田华想过在嘉定新城附近再买一套房子,“在附近找了找,看了不少房子,新房均价到了1.8万



越来越多的保障房圆了市民的“安居梦” 图 IC

元,即便买一套很小的比如60平方米的房子,也得上百万,更何况我们本来从小生长在市区的陆田华选择到这个年轻的丈夫和爸爸,每天早出晚归的他更是心力交瘁。

住进公租房一家乐融融

去年年中,嘉定区保障房项目惠民家园交付使用。这个新建小区有6幢高层住宅,一、二期住宅总户数727户,小区外与上海赛车场相望,距轨交11号线仅500米,小区内绿树成荫,

了闸北水厂,在动力部门当上了一名“搬运工”。

与祖父和父亲的梦想不尽相同,周佳琪这代年轻人对饮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用他的话说“口感、色度明显改善,比原先家中饮用的自来水更清更亮,泡茶口感更佳”,但现在我们虽然还有桶装水、纯净水、矿泉水、蒸馏水啥的,可一些发达国家和城市,打开水龙头就能够直接饮用,你看有多潇洒”。

去年,周佳琪的父亲周金福也从杨树浦水厂退休,周佳琪笑着称“阿爷、阿爹那代人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些年轻水厂职工的身上,感觉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他介绍说,现在上海已执行最新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供水水质检测指标从原来的35项增加到106项,这一标准被称为“与欧盟持平,与国际接轨”,但是,出厂水的水质提高却无法实现“打开龙头就能直接饮用”的目标,这其中洁净的自来水出厂后被城市地下管网、住宅区管道、居民楼水箱等二次供水设施的污染是一个主要因素,“尽快加大对城市二次供水管网的改造显得尤为迫切”。

从祖父周廷芳进入水厂工作,到父亲周金福从水厂退休,再到周佳琪子承父业,这期间一家三代人在水厂工作没有中断过。周佳琪说:“我一直有个梦想,希望通过我们制水工人的努力,使得城市的水源越来越清洁,制水工艺越来越先进,供水管网越来越环保。到了2049年我60岁退休时,我们一家三口人在水厂服役超过100年,能亲眼见证我们城市的发展变迁,那真是太有意义了!”

儿子周佳琪的梦:打开龙头直接饮用

周金福的儿子周佳琪,大学学的是微电子专业,毕业前在一家公司实习时,感觉到所学专业兴趣不大,可能是受祖父和父亲长期的影响,2011年毕业后,从媒体上看到自来水公司招聘启事后,周佳琪毅然放弃了所学专业,通过多轮的笔试和面试,如愿进入

月租金1300元,相比市场上的同类房型,租金也是偏低的,“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就是做建筑规划设计的,我知道这个公租房‘物美价廉’,房屋质量好,政府也动了不少脑筋,通讯、电视、宽带、空调等一应俱全。”

陈宏康现在每天走路上下班,想去市中心逛逛,轨交11号线白银路站就在小区附近。

今年建成10万套保障房

从全市范围来看,公租房正惠及越来越多的本市市民及外地来沪工作人员。这不,6月28日至30日,今年本市首个市筹公租房项目——馨城公寓公租房正在安排申请家庭和个人选房。馨城公寓位于普陀区中外环之间,地理位置优越,可提供公租房4042套,租金遵循“市场评估”和“略低于市场租金水平”两大原则,月租金宿舍为1200-1500元,一居室为1500-2300元,二居室为2100-2600元。正因为距离市中心近和租金合理,吸引了大批市民申请租住,目前全市共有近千户申请对象取得准入资格确认书并办理选房登记,其中七百余人作为家庭和个人直接承租。

除了公租房,保障房体系“四位一体”中其余的廉租房、经适房、征收安置住房等方式,也切实改善了不少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条件,实现了很多人的“安居梦”。

来沪寻梦想乐业先安居

有房子的上海人一家能够实现自己的“安居梦”,尚未在上海买房的外地人呢?在惠民家园,记者又遇到了另一位住户——陈宏康,这位租籍宁波、户口在杭州的技术人才,在嘉定新城发展有限公司做规划设计类的工作,“在我们小区里,有很多住户都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学校的老师啊,研究所的技术员啊,我总觉得年轻人应该多闯一闯,暂时不买房子没关系,只要有梦想,踏实肯干,就会有前途,住房的问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解决。”

陈宏康现在所住的公租房,是一套50余平方米的一室一厅,正适合他这样一个人在上海打拼的外地人才,每

整洁漂亮。

陆田华一家能住进惠民家园,是公租房项目对他这样的嘉定引进人才的“回报”。一套面积80余平方米的两室一厅住房,全新装修,只要添置一些电器,就可以拎包入住;租金方面,由于是单位承租,由单位出租金的大头,陆田华只要出其中的一小部分,“二室一厅的房子,租金只要1860元,同样的房子,在市场上寻租,无论是嘉定老城,还是嘉定新城,起码要2200元至2400元,房屋质量,小区环境可能还没有惠民家园好,更何况我们只

陈宏康现在所住的公租房,是一套50余平方米的一室一厅,正适合他这样一个人在上海打拼的外地人才,每

本报记者 金志刚